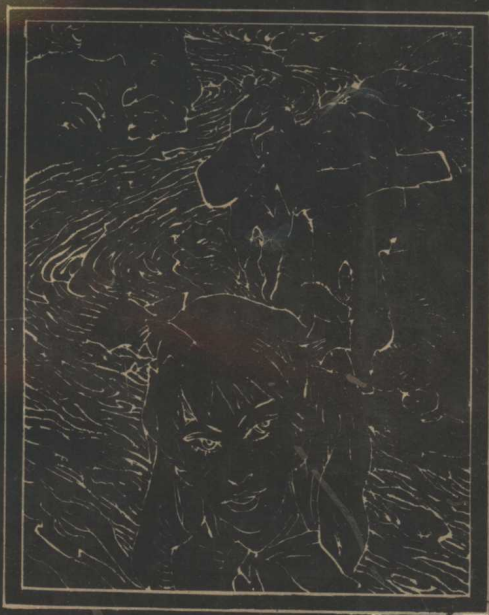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三代红颜恨

刘士俊 著

SAN DAI HONG YAN HEN



ZHONG YUAN NONG MIN CHU BAN SHE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# 三代红颜恨

刘士俊 著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N DAI HONG YAN HEN

### 三代红颜恨

刘士俊 著

责任编辑 吴丹青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省第二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 开本 7.875 印张 156千字

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130册

ISBN 7-80538-170-4 / I · 64

定价 2.8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当代农村青年爱情生活的长篇小说。小说描写了一个发生在黄河岸边的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。作品以雪珍和金锁的生死恋情为主线，以雪珍姥姥和妈妈的婚姻悲剧作铺垫，以梅兰与黑宝、金兰与山林的悲欢离合相映衬，纵横交错，扑朔迷离，展现出曲折丰富的生活画面。

作品以新的视角和优美的散文化语言，把三代女性在婚恋上的不幸遭遇融为一体，将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，以更深的层次揭示出：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与两个文明建设的尖锐矛盾和冲突，成功地塑造出几位具有典型意义的女性形象。真切的心理历程，浓郁的乡土气息，象一杯醇香的浓酒，芳心沁扉、回味悠长。

## 1. 坟头倩影

长空漠漠，几束云丝，如纱如絮。稀稀疏疏的寒星，似隐似现，象是惧怕严冬，瑟缩发抖。一弯冷月，挂在寒气凝重的西天壁上，显得是那样遥远，那样冷清，那样漠然和孤独。

月光又清又淡，如水如烟。黄河岸边的一片柳林子，影影绰绰，迷迷离离。冽冽寒风呼呼地吹着，光秃秃的树枝吱吱地叫着。树下的落叶，被冷风扫得一干二净，留下一层光溜溜的黄沙。在这沉静之夜，在这模糊的林间，有一个孤零零的身影，看上去，是那样艰难缓慢，歪歪斜斜地向前移动。清冷的月光下，这个身影渐渐地清晰起来：啊！是一位身着黑衣、飘动着白围巾、美丽动人的姑娘。

在这个远离村舍，又是幽幽静静的夜晚，连男子汉也未必敢停留，那么，一个孑然一身的姑娘，为什么竟有如此胆量呢？你看，她肩上还挑着两桶水哪！那修长的身子翘翘起起，勾担吱吱作响，水桶悠悠摇荡。她那腿象灌满铅似地拉不动，脚深深地陷进沙土里，半天才能拔出来，真象是大漠

上负重的骆驼，每迈出一步，都要留下一个深窝窝。尽管担子压弯了她的细腰，气喘吁吁，可她还是不住声地呼唤着一个名字——牛金锁！

月冷，没有姑娘的心冷。在她那颤抖着的声音里，有爱有恨，有诉有怨；在她那两道弯眉下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里，满含着失落、苍凉、忧郁、凄楚和愤然。俊俏的脸上，湿漉漉明闪闪的，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。她那整个神态，显得是那样隐忍、深沉和冷漠，仿佛在她那五脏六腑中，隐涵着一座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。一串儿象是梦又不是梦、带着传奇色彩的故事，总是牵着肠，挂着肚，在她脑海里翻腾着，纠缠着——

姥姥生活在旧社会里，在她的婚姻上，遇到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孤苦和委屈，这，还能让人想得通。妈妈的爱情和婚事，产生在解放的前前后后。可是，妈妈的遭遇比姥姥还悲苦，还难以忍受！到了八十年代的今天，自己在爱情生活上，竟然还能遇到这样的不幸和痛苦！黄河啊，您能告诉我吗？姥姥、妈妈、女儿，为什么我们三代女人，都遇到了如此近似的爱情悲剧？这究竟是因为什么？

肩上的担子和心里的痛苦，如同泰山一样压着姑娘，她太累了。她放下水桶，用手绢抹抹脸上的汗水，理理头上的秀发，禁不住回头一望，一下子盯在那儿，怔怔地凝视着自己留在沙滩上的足迹。她的弯眉拧了起来，神情冷漠，身子一动不动，只有白围巾在胸前飘动。显现在姑娘面前的，是一行深深的、清晰而孤独的足迹，是一行苦凄凄、酸楚楚、

洒上泪水的足迹。她在这死死的沙，冷冷的光，没有一点生命的月夜里，眼睛一眨不眨，思绪悠悠地看着看着。眼前渐渐地幻化出两行足迹，两行交织在一起、意绵绵、情缕缕、响着欢声笑语的足迹！两行足迹，渐渐地变成了两个身影，两个靠得很近很近、甜甜蜜蜜的身影……一阵风声，把她从幻觉中拉出来，面前仍然是一行孤独的足迹，只见她那双痛苦的眼睛一闭，长长的睫毛一垂，弯弯的秀眉一颤，亮晶晶的泪珠儿，顺着冻红的双颊，闪闪地滚落下来。姑娘如同长空孤雁哀鸣一样，肝肠欲断地向着西天冷月呼唤——那双脚印、那个身影呢？那双给过自己许多欢乐和痛苦的脚印，那个与自己倾心相爱的身影，如今你在哪里？！

啊，你走了，你踩着姑娘的心走了！

啊，你走了，你带着姑娘的欢笑走了！

你呀，只给姑娘留下了不堪回首的记忆。

西天那遥远孤独的残月，钻进了一片云层里，淡淡的月色消失了，大地全暗下来。光光的树影和姑娘那长长的身影，仿佛是一根根竖着的木桩，更增添了阴森可怖的气氛。姑娘狠狠地甩一下长发，愤然挑起水桶，拖着疲惫的身子，迈开沉沉的脚步，穿行在阴森森的林间。失去的爱情，留下的痛苦，如同烈火燃烧着她那颗空落落的心。她走了好久，才大汗淋漓地登上了一个沙丘，在一堆新土前放下了水桶，痴痴呆呆地望着这个长方型的新坟，身子在颤抖着，心在颤抖着。凄楚、悲切、孤苦之感涨满周身，极度的痛苦，反倒使她哭不出声来了。这时，虽然一弯冷月又钻出了云层，可在姑娘

眼前却是模糊一片，泪珠，又是亮晶晶的泪珠，一颗跟着一颗，全滴落在坟头上。热泪烫碎了她的心，严寒又把她那颗碎了的心，结成了透凉透凉的冰块。她感到连四周的空气都凝固不动了。忽然，她扑倒在坟头上，一双手深深挖进坟土里，撕心裂肺地呼唤着：

“锁……我的锁呀！为什么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象林山和金兰一样，成双成对地跟你一起走哇，你…你好狠狠的心呀！扔下了我们的深情厚爱，只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，人世间有比这样的诀别还痛苦的吗？！……”

她的泪水，滴湿了坟头上的一片黄土。

她终于站起身来，紧紧咬住嘴唇，用劲提起水桶，“哗哗”地浇起小冬青来。围着新坟的几株小冬青，在寒风中抖动着，哀泣着，这是姑娘不久前亲手移栽的，她要让牛金锁长眠在一片丛绿之中。此时此刻，她仿佛把自己的一切思念之情，全部倾注在这几株小冬青上，哪怕溅到叶片上一个小泥点点，也要用手擦起冰凉的水，轻轻地冲洗干净。她浇完了小冬青，又痴痴地伫立在坟头，神色冷峻，目光深沉。面对一层黄土之隔的他，一腔悠悠的心绪，犹如缕缕云丝，飘然而来。

在这片黄土之下，长眠着黄河湾的青年牛金锁。来上坟的姑娘名叫柳雪珍，她有个异常动人的绰号——“小白鹅”。他们二人同村同龄，十年同窗苦，十年相恋情，经过许多“风风雨雨”，真正到了生也依依、死也依依，谁也离不开谁的程度。正当这两个有才华、又有美好追求的生命，陶醉在要“牢结一体、终生相守”的时刻，哪知，一阵风雨袭来，一堆黄



土隔开了她和他。他跑到柳叶潭和她诞生“荷叶情”的地方，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恶噩传来，姑娘象是遭了雷击一般，“轰”地一下，天旋地转，两眼一黑，昏倒在地。来给她报凶信的龙黑宝，把五脏如焚的姑娘扶起来，她什么话也没有说，象个疯子似地向柳叶潭奔去。一路上，她在人流中跑着，也不知从哪儿来了那么大的勇气和力量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响响亮亮、悲悲切切地喊着牛金锁的名字，仿佛刀山火海也休想阻挡住她。她跑得浑身发抖，两腿发软，跌倒了爬起来，再跌倒了，再爬起来，身上沾满了泥土，拼命地跑呀，哭呀，喊呀，感动得不少青年男女来搀扶她，却都被她一一推开了。

她完全到了不管不顾的地步！

当她远远望见，他躺在他们诞生爱情的那片土地上的身子时，犹如一把钢刀刺进了她的心尖，哆嗦着的身子，扑通一声瘫在那里，怎么用劲也站不起来了。她狠狠地甩发，她狠狠地摇头，要甩出意识，要摇出力量。她实在站不起来了，就匍匐着身子，两只手扒着地皮，向前爬着，一寸一寸地爬着。爬也爬不动了，又咬着牙，横着心，立起上身来，用膝盖骨砸着地皮，咚咚地响着，向前移动着。当她爬到他那僵直的身边时，已经围着一片人，可她象是没有看见似的，猛地扑到他那毫无知觉的躯体上，悲痛欲绝地摇着他，肝肠裂断地恸哭起来。泪水扑扑嗒嗒地落在他的面颊上。她透过泪水看着他，他象是睡着了一样，她用不久前曾为他擦过眼泪的手绢，轻轻地为他净面。当她抹到他嘴上的一层

白沫时，抹着抹着，只见他的嘴角儿一动，闪露出一个什么东西，她迟疑了一下，伸进两个手指，把那个东西掏出来一看，一句“我的锁啊……”没有喊出来，两眼一闭，昏绝在他的身上，失去了知觉，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

原来，金锁喝进“敌敌畏”之后，从衣袋里掏出雪珍的一张彩照，一颗颗泪珠儿滴着，也不知看了多久，才把这张彩照噙进嘴里，凄楚悲绝，苦苦难舍地离开了人世。他爱姑娘爱到了哪一步，姑娘在他心中占着什么位置，全一目了然了。这样感人至深的镜头，能不把姑娘的魂儿牵走吗！他噙着她的彩照而死，她昏绝在他的尸体上，这在人群中引起了一片震惊，一片骚动，赞叹声和辱骂声交织在一起。很多人，尤其是青年人，为他们的爱情悲剧流着同情的眼泪，闪动着愤怒的火光……

在黄河湾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即未婚青年男女死了，不能入老坟，往往要埋在离村很远的地方。这正符合金锁的遗愿——把他埋到金沙滩土岗上……在埋葬举行婚礼前夕而死的他时，是由雪珍、黑宝和梅兰三人出面操办的。根据死者的遗嘱，他们在金沙滩选择了一个离黄河很近、离林山和金兰合葬坟地也很近的沙丘上。黄河湾的青年很怀念他，这一天，百余名男女自动地来到这儿，沉痛悼念了这位含恨而死的亡灵……

金锁埋在了这儿，也把雪珍的心牵到了这儿。她已经来过好几次了，每次都是到夜晚才来。她每次到这儿来，身后总是悄悄跟着两个身影，但她却又不知道这是龙黑宝和牛梅

兰时时刻刻在暗中保护着她。几天前，她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里来的，当她刚刚登上沙丘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响动之声，接着窜过来一个黑影，蒙头蒙面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一步步向她紧逼着，她一步步向后退着，他已经撕扯着姑娘的衣服了。恰在这时，龙黑宝和牛梅兰追将过来，先是“扑哧”一棍打下去，将其打翻在地上，又砸了一阵铁拳头，这个蒙面人只得跪着恳求饶命了。随之，手电光柱强烈地照射着他，他只得遵命取下头上和脸上的黑罩，暴露出了真面目——村长的弟弟“卷毛狮”郭大涛。三人又愤怒地打起他来，将其打得喊爹叫娘也难解恨。龙黑宝和牛梅兰与姑娘是什么关系，为什么这样赤心保护着柳雪珍，这自然是后话了。由于上次的教训，雪珍今夜晚来，虽然知道有人在暗中保护自己，但还是往水桶里放了一把菜刀。

弯月退了，残星隐去，夜很深了，天也很冷了，然而雪珍姑娘还是痴痴地守在这儿。四周的一切景物，都在模模糊糊之中沉睡着。只有那黄河的波涛如泣如诉地向她响着，只有那冽冽的北风伴着她。她一会儿绕着这堆黄土徘徊，一会儿又直立坟头，向一土之隔的他诉说着什么。她围着新坟一圈一圈地转呀，一句接一句地说呀，她和他有着说不尽的心里话，象是他还活着似的，她一步也不想离开这里，想跟他就这样永远地说下去。

“锁，遵照您的遗愿，咱黑宝哥已经到你家去了。他很有胆量，挺着大胸脯给你家干活，跟伯母、梅兰姐姐围坐一桌吃饭，说说笑笑的，伯母心里也很高兴。他们把‘喜期’

定到今年五一节，锁呀，到了那一天，我们商量好了，给你送来一瓶喜酒，放一挂喜鞭，让你在九泉之下高兴高兴！

“锁，你也知道，虽说你爹待我很不好，但他是受封建毒害太深了，我能理解他，不会恨他的。我知道你是个大孝子，逢年过节时，我会替你悄悄去给他老人家烧纸的。锁，我在你坟头上这样跟你说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也有勇气这样去做！”

“锁，我跟黑宝哥、梅兰姐认真商量过，你走了，伯父也走了，伯母的心太苦了，我们要用三颗心暖热她一颗心！黑宝哥说，他这个从小就失去母爱的人，要向伯母叫‘亲妈’！锁，我们的爱情没有走到婚姻，就被‘大地震’夭折了。不过我要想着办法，把你我之间的感情，向伯母身上转移，替你向伯母尽一份孝心。”

“锁，你最了解我的倔强性格，最了解我的执着追求。我失去了你，可我不会失去咱们描绘的蓝图，不会失去咱们认定的目标！锁，我该走了，以后会常来跟你说话的。你活着的时候，不是最喜欢听咱们谱写的《黄河流水长》吗？好，咱们一起唱吧……”

她说着说着，仿佛是进入了梦境，眼前渐渐出现了一种幻觉——墓门真的被她轻轻的呼唤声扣开了。他还象往日那样，笔直健美的体形、清秀的面孔，笑微微地走了过来。一双黑亮亮光闪闪的眼睛，是那样痴情地凝望着她，向她靠近着，亲亲昵昵地靠近着。她一抿嘴儿笑了，笑得是那样美，那样甜。一双水葡萄似的眼睛，情燃燃，意切切地凝望着他，向他靠近着，楚楚动人地靠近着。他那男子汉的胳膊，轻轻

地缠住了她的细腰，她那软绵绵的身子，紧紧地贴在了他的胸膛上，两个身影裹成了一个身影，面向着滔滔大河。于是，雄壮激越、优美动听的歌声，随着风声，随着涛声，飘向悠悠的远方——

黄河水哟，金浪翻，  
从西天而来东去渤海湾。  
她闯出一条条峡谷，  
她穿过一道道高山；  
波涛啊连着白云，  
浪花啊系着蓝天。  
层层叠障涛不落哎，  
重重关隘流不断哎，  
千曲百折哟——  
聚成一条壮观的大河，  
奋进的旋律啊——  
绘出雄姿万里的画卷。

不知又过去了多久，她早该回去了，可是她还不走。她的眼泪早就哭干了，可是她还在哭。他活着，她象是他的影子一样离不开他，他死了，可她总觉得他还活着，还是痴痴迷迷地不愿离开他。这儿，象是有缕缕情丝挂着她的心，牵着她的手，缠着她的腿，怎么也离不开这一堆新土。她唱完了《黄河流长》，又想起了他当初给她戴“荷叶帽”的

情景。她跟他的初恋，就是从那顶“荷叶帽”开始的。为纪念他们爱情的诞生，两个柳乡“才子”谱写了一曲《荷叶情》。她这时仿佛又进入了梦境，又和他的身子贴在了一起，沉浸在欢乐甜蜜之中，如行云流水的歌声，又轻轻地响起来——

烈日哟——  
洒下了一层火网，  
曝晒着呀——  
那位割草的姑娘。  
飞来一顶别致的荷叶帽，  
轻轻地扣在她那秀发上；  
姑娘望着红背心——  
抿着嘴儿吃吃笑哟，  
他抢走镰刀割草忙；  
刀光闪闪汗珠儿亮，  
小伙子呀心疼大姑娘。

这缠缠绵绵、情意浓浓的歌声，挑起她一腔思绪，把她带回到象是过去很久，又象是刚刚发生在昨天的往事里。那些往事如同黄河的波浪，一波跟着一波，一浪赶着一浪，推出一幕幕震撼人心的、三代女人的爱情故事……

## 2. 在归来的路上

黄河，千回百折的黄河，一路上夺关破隘，穿峡越谷，如同腾空起舞的巨龙，从西天拍岸而来；波涛漫卷，洪流滚滚，如同万马脱缰。其势其状，惊天地，泣鬼神，真是“万里黄河触山动”。两岸大堤连绵千里，象是横卧在大平原上的山梁，把腾飞的“黄龙”轻轻托起，护送着“悬河”奔流入海。

奔出邙山的黄河，忽南忽北地滚动着身子，拉宽了河面，两岸形成了不少个罗圈湾，留下了不少个金沙灘。举世闻名的“花园口”，如今已变成鱼米之乡了。千里长堤上，一色绿柳，棵棵相连，枝叶交错，浓荫如盖。置身于此，人走柳也走，依依柳丝牵衣拉手。立在邙山极目东望，茫茫一河波光帆影，两岸伸向天际的绿色长城，宛如长藤结瓜一般，系着一朵朵绿云似的村庄，郁郁苍苍，烟波浩渺，风光无限，景色如画。

夕阳在晚霞的簇拥下，象燃烧的火焰，轻轻亲吻着黄河的面颊，染红了绿色的堤岸，映照着金堤上一男一女两个青年的身影。他们是喝着黄河水、看着黄河日出长大的，

这里是他们生活过的摇篮，有他们的亲人，有他们的爱情，有他们的欢乐，也有他们的烦恼。而今，他们又回到仅仅离开三年的故乡，伫立在这故乡的画卷中，久久地凝望着雄伟的大河，仿佛在向黄河说，您的这双儿女又回到您的身边了！

如今这柳乡的景色，是很美，很迷人的，而柳乡的这两位青年，则是更漂亮，更迷人。男青年的个头不算太高，但体格却显得挺拔、旺盛、健美。白净的脸膛上，一双大眼睛黑亮亮光闪闪的，眉毛那么一动，笑一笑，更显得英俊、多情、迷人。他的整个气质神态，给人一种纯朴、诚实、潇洒、文雅的感觉。尤其是他那藏在左眉里的一颗黑珠，让人过目不忘，更增添了他这个男子汉的魅力。这位青年就是牛金锁，是柳乡的才子，也是出了名的孝子，人们都叫他“小白脸”。

这位姑娘的姿色，不要说在黄河岸边的柳乡，就是在“二七”名城也是罕见的。她那月亮似的脸盘上，两片粉腮如霞，玲珑如雕的鼻子，丹叶欲燃的樱唇。更为引人注目的是，在那两道弯细如线的秀眉下，有一双汪汪盈盈、灵灵活活、象会说话似的水葡萄眼睛，长睫毛那么一扬一垂，黑眼珠那么一动一转，真是迷人极了。她那一头黑油油、流云似的秀发，犹如挂着一匹飘飘然的黑缎。她的身姿苗条，婷婷玉立，削削的肩，细细的腰，挺挺的胸，尖尖的乳峰，圆圆的臀部，该曲的曲了，该直的直了，该鼓的鼓了，该凹的凹了，远看近看，正看侧看都好看，越看越耐看。她那体形、线条，肤色、容貌和风韵，美得如画，柔得似水，宛如轻烟



薄雾中一朵含苞欲放的白芙蓉，放射着青春的迷人光彩。真是好花开在深山、俊女出在民家呀！她，就是柳雪珍，柳乡人都叫她“小白鹅”。听听这个美丽的雅号，看看这如花似玉的姑娘，你就会马上联想到全身雪白，飞翔在蓝天、酷似一片洁白云朵的白天鹅。姑娘的妈妈，当年也是很俊俏、很迷人的，她一嫁到黄河湾来，把柳乡人全震惊了。如今已经九十高龄的王奶奶，当初夸赞雪珍她妈说：“‘大白菊’到了皇宫，也能选上‘娘娘’。”有其母就有其女，如今谁不夸雪珍的俊模俊样，一个外号叫‘洋鼻子’的青年说：“能看‘小白鹅’笑一笑，三天不吃饭心里也是美的。”“卷毛狮”郭大涛，垂涎三尺地说：“能把‘小白鹅’弄到手，坐十年大牢也值得！”也许是因为这柳家母女相貌太出众了，也许是因为她们在爱情生活上“不安分”了，有人太喜欢她们了，也有人太忌恨她们了，在这姥姥、妈妈、女儿三代三个女性身上，都有一个让人动心动肝的故事，引出一个让人思索不尽的问号。这得听以后的分解了。

长堤上的金锁和雪珍，在一路浓荫下相伴着、交谈着，向着他们的村庄——黄河湾走着。他们一起在城里读完了高中，今日是到城里看高考榜的，结果是名落孙山而归。金锁他爹“望子成龙”心切，三年来，他宁肯累断筋骨，也不让读高中的儿子拿一次锄头，他宁肯自己勒断腰带，也不让儿子在吃饭、穿衣和花钱上受到一点委屈。不久前，他还在众人面前扬言：“俺金锁能考上大学，要在黄河湾说三天‘大书’，演三场电影。”所以金锁一想到落榜，一想到他